

《诗经·黍离》解析

【创作背景】

《黍离》选自《诗经·王风》。“王”指王都，周平王迁都洛邑后，王室衰微，天子位同列国，其地产生的诗歌便被称为“王风”。

“王风”多乱离之作，特别是《黍离》一诗，历来被视为是悲悼故国的代表作。据说，这是周人东迁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繁华的宗庙宫室已夷为平地，且遍地黍稷，不禁伤心落泪，吟唱成篇。《毛诗·小序》也认为此诗系“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来，人们往往把亡国之痛、兴亡之感，称作“黍离之悲”。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由此形成连绵不断的传统。

【作品赏析】

一、思想内容

这是一首感伤诗，伤故国之痛，哀亡国之思。全诗由三章构成，每章八句，前两句都是借景起兴，引出第三、四句行役之人彷徨不忍离去的描述，后四句则以旁人对“我”的态度来烘托故国哀思，并以呼天抢地的形式，来表达心中强烈的悲痛之情。

二、结构层次

全诗三章，每章各三层。

第一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以景物描写起兴。“黍”和“稷”都是北方常见的谷物。“离离”指行列整齐之貌。这两句互文见义，指黍稷之苗，成行成列，繁茂昌盛。黍稷，在以农业立国的周代，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蕴。周之始祖长于稼穡，曾为农官，称为“后稷”，并因此而成为部族首领，享受后代的祭祀。后世也把宗庙称为“社稷”。黍稷在周人心目中不仅是赖以生存的作物，而且具有祖先、宗庙、国家的含义在其中。然而，眼前之离离黍稷，却不是那昔日“社稷”；昔日那庄严的宗庙、巍峨的朝堂、繁华的街市，早已被战火烧成一片瓦砾，而如今连这片瓦砾也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这一行行一株株绿油油黍稷之苗。看着眼前这故国遗址，自然便产生恍若隔世之感。身在此地，眼见此景，而情系那败亡的故国，心系那消失的旧世，所以指“此”为“彼”，把眼前的“此”地，看成是过去的“彼”地。这是一种感情距离，本来是祖宗的安魂之地，君臣的立命之所，现在却是黍稷之地。这对于宗法观念极重，且自视为华夏文化正统的东周贵族来说，这场变故在他们心中留下的深重创伤，简直是难以言喻的。

第二层“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写诗人面对满目凄凉的景象，不禁悲从中来。“行迈”是同义复合词，强调行走转悠的各种情态。“靡靡”有缓慢、羁留不去之意。这位东周大夫在此凭吊故国，昔日的荣光威仪，当年的痛苦屈辱，今日的凄凉悲伤，一齐涌上心头。他神情恍惚，行行复行行，几乎如痴如醉。

第三层“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反复申诉心中的忧伤。看我如此神情，知道的自然能体会到我心中万分的忧伤，不知道的，还不知我想要干什么呢！而面对着这一片

茂盛的黍稷，又有多少人知道我心中如此的悲伤呢？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是呼天抢地之词。对“何人”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指造成宗周覆亡者，二是指那些“不知我者”，三是指自己。这三种说法都有牵强之处。《诗经》特别是《国风》中的许多诗，都是乐歌，有对唱、领唱、合唱、旁白、和声、序曲、尾声等不同的表达角度，这最后的两句，不如看做是一曲终了时旁白者的尾声或和声更为恰当，这是旁白者在感叹：“天哪天哪，行迈靡靡的这位游子，忧伤得成什么样啦！”

诗歌的第二、三章重叠复沓，意义基本相同。

三、写作特点

1. 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是东周大夫悲悼宗周覆亡之作，中国历代文人感叹历史兴衰也常引用此诗，因此“黍离之悲”常被作为“亡国之思”的借喻。

所谓“黍离之悲”是对历史盛衰、国家兴亡的悲悼。在本诗中，周朝大夫怀念败亡了的宗周王朝，因见故国的宗庙、宫室长满黍稷而生出悲悼之情。西周末年，相传幽王为博宠妃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后戎族入侵，诸侯不再勤王，西周于是灭亡，都城镐京被夷为平地。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国势就此一蹶不振。曾经是各诸侯之王室，是繁华的宫殿，现在面对满目的黍稷，东周王朝的士大夫，自然对那繁华昌盛的宗周故都怀有无限眷念之情，不禁心中悲怆不已。这种由茂盛的黍离而生出的对故国衰亡的悲情就称之为“黍离之悲”，其实质在于“亡国之痛”。后来人们就以“黍离之悲”为成语，表达故国哀思、亡国之痛，“黍离之悲”也就有了特定的美学含义。也正由于这首诗歌的流传，“黍离之悲”在中国文化中成了一种深沉的民族心理沉淀，成为亡国遗民借以抒发爱国情愫的一种典型意象。

2. 全诗意象简明，重在描写人物的神情，表现人物的内心

世界，创造出一种忧伤的情调。

《黍离》描写一个行役者的形象，重在描写人物的心理、神情。诗中对人物心理、神情的描写是随着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庄稼的生长成熟，人物的痛苦逐渐加深。黍稷依照自然规律在生长变化，从发芽长苗到抽穗结实，诗歌的主人公在彷徨徘徊，他的心理状态、神情变化可以说是痛苦的——摇荡不安，忧郁沉醉，压抑如噎。这反复着的三节诗里出现的变化，只有谷物生长中从苗到穗再到实的三个阶段，和心理、神情变化中从摇到醉再到噎的三种状态：前者依循自然进程，后者则没有目的和方向。诗歌主人公沉溺在自己反复的诉说之中，很难说真的注意到了黍田的变化，相反，他关注的是眼前景象的不变化的、隐藏在黍稷之下的“本”——故国的覆亡。人物心理的变化与景物的变化相随，创造出一种忧郁、感伤的意境。

3. 本诗结构上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分章换韵，反复咏叹着一种精神恍恍惚惚的忧思，渲染感伤的氛围。

诗歌开头借景起兴，起具有渲染烘托、引起联想的作用，增强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第二句句尾的不同字：“苗”“穗”“实”，不仅起了分章换韵的作用，而且造成景致的转换，反映了时序的迁移，说明行役者彷徨已久，不忍离去。第四句句末分别是“摇摇”“如醉”“如噎”，生动地显示出行役者长期“行迈”而内心逐渐加重的悲痛。再加上“离离”“靡靡”“摇摇”等一串叠词的形容，具有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起到了“既随物而婉转”“亦与心而徘徊”的状态与抒情两方面的作用。其余各句完全相同，反复咏叹，使强烈的悲愤之情倾吐得淋漓尽致。方玉润《诗经原始》评：“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此专以描摹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也。”

【问题讨论】

1. 本诗主题历来有多种说法，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2. 谈谈你对“黍离之悲”含义的理解。
3. 分析本诗人物描写特点。
4. 分析本诗重章叠句的结构形式特点。

【相关链接】

一、附录解读

1. 朱熹《诗集传》卷四

这段文字是对《黍离》主旨的阐释，其与《诗序》的观点一致，认为这是东周大夫悲悼宗周灭亡之作，所谓“黍离之悲”也。

2. 许浑《金陵怀古》

金陵是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六朝古都”，隋唐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失去了当年的金粉繁华。正如《黍离》一样，诗人借金陵的盛衰沧桑，感叹世事多变，繁华易逝。

首联以追述隋兵灭陈的史事发端，写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在陈后主所制乐曲《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

颔联描写金陵的衰败景象。“松楸”，坟墓上的树木。诗人登高而望，远近高低尽是松楸荒冢，残宫禾黍。“禾黍”出自《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以感伤王都的颠覆。这表明南朝的繁荣盛况，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前两联首先追述对前朝历史的遥想，然后补写引起这种遥想的眼前景物，突出了陈朝灭亡这一金陵盛衰的转捩点及其蕴涵的

历史教训。

颈联用比兴手法概括世间的风云变幻。“石燕”和“江豚”，象征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两句通过江上风云晴雨的变化，表现人类社会的干戈起伏和历代王朝的兴亡交替。

尾联照应开头，抒发了诗人对于繁华易逝的感慨。英雄，指曾占据金陵的历代帝王。今日的金陵除去山川地势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山川依旧，世事多变，令人感慨万千。

3. 杨慎《临江仙·二十一史弹词》

清初毛宗岗父子将这首词置于《三国演义》卷首，今电视剧《三国演义》以此作为主题歌，因而为诗词选家和广大读者所熟悉与喜爱。

词的上阕透过历史现象咏叹宇宙永恒，人生有限，江水不息，青山常在，而一代英雄人物却无一不是转瞬即逝。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尽管他们功绩卓著，到头来也只是“转头空”尽管他们人生美好，却只能如同“夕阳红”。

下阕写作者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既然“是非成败”如过眼烟云，又何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何如寄情山水，托趣渔樵，与秋月春风为伴，自在自得？作者生平抱负未展，横遭政治打击，他看透了朝廷的腐败，不愿屈从、阿附权贵，宁肯终老边荒而保持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把历代兴亡作为谈资笑料以助酒兴，表现了作者鄙夷世俗、淡泊洒脱的情怀。

此词作为咏史之作，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从全词看，基调慷慨悲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平添万千感慨在心头。难怪乎这首词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二、参考文献

1. 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赵浩如：《诗经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诗经·蒹葭》解析

【创作背景】

周孝王之时，秦的先祖非子受封于秦谷（今甘肃天水）之地。在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为出兵护送迁都有功，又获得了岐山以西的大片封地。后来秦逐渐向东迁徙，以雍（今陕西兴平）为都。秦地包括现在的陕西关中到甘肃东南部一带。《诗经》秦风共十篇，大都是东周时代这个区域的民歌。

《蒹葭》出自秦风，是大约两千五百年以前产生在秦地的一首民歌。

【作品赏析】

一、思想内容

这是一首抒情诗。全诗通过对抒情主人公追寻恋人的心境与种种努力的描写，抒发了其对“伊人”的真诚向往、执著追求，以及追寻不得的失望、惆怅的心情，表现了抒情主人公执著的追求以及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情怀，它表现的不是一种具体的追求或思想，而是一种渴慕的心绪，一种怅惘感伤的情调。全诗着意渲染的是“一种对于幸福的憧憬和期待，一种缥缈迷人的气氛，一种缠绵而略带感伤的情调，一种执著而不免失落的意绪。”（周啸天《诗赋鉴赏·先秦八代》）

二、结构层次

全诗由重叠的三章组成，每章都可以划分为四层：

第一章开头两句起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从物象与色泽上点明了时间和环境，描绘了一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深秋的早晨，秋水森森，芦苇苍苍，露水盈盈，晶莹如霜。这幅在清虚寂寥之中略带凄凉哀婉色彩的图景，对诗中所抒写的追求的执著而又可望不可即，起到了很好的气氛渲染和心境烘托的作用。

第三、四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展示诗歌的中心意象，交代了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追慕的对象以及对象所在的位置。朱熹《诗集传》中说“伊人，犹彼人也。”此处是指抒情主人公朝思暮想之人。“所谓”二字表明“伊人”是抒情主人公时时思念着的。“在水一方”没有方位的规定性，意味着追求之艰难，造成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抒情主人公虽然望穿秋水、执著追求，但“伊人”却缥缈阻隔、可望而不可即，诗句中荡漾着无可奈何的心绪和怅惘的情怀。

第五、六句“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是描述抒情主人公执著追求的具体情景：沿着河边小道逆流而上，道路艰险而又漫长，暗示着难以到达。

第七、八句“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是描绘顺流追寻时的幻象：沿着河边小道顺流而下，仿佛看到了伊人的身影在水流的中央。“宛在”微妙地透露出伊人所在如缥缈的海市蜃楼。伊人时时宛在，然而终不可近。既逆流，又顺流，抒情主人公的百般追寻，执著之意可见，但不是困境难达，就是幻象难近，终归不得。至此，伊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境得到了具体而充分地展现。

诗的第二、三章只换了几个词，内容与第一章基本相同。这体现了《诗经》重章叠句的特点，收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三、写作特点

1. 《蒹葭》在艺术手法上熔写景、叙事、抒情为一炉。开头借蒹葭起兴，渲染深秋空寂凄清的氛围，烘托若即若离的思慕之情。通过虚实相生的描写，创造出一种朦胧的意境，自然优美，凄婉动人，富有艺术韵味。

这首诗每章都以秋水岸边凄清迷蒙的秋景起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凄凄，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刻画的都是一片水乡清秋的景色，既明写了抒情主人公此时所见的客观景色，又暗寓了他此时的心情和感受，与诗人困于愁思苦想之中的凄婉心境是相一致的。换过来说，诗人凄婉的心境，也正是借这一幅凄清秋凉之景得到渲染烘托，得到形象具体的表现。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蒹葭》就是把暮秋特有的景色与人物怅惘的情思交融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出一种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朦胧意境。

另外，《蒹葭》又是把实情实景与想像幻觉结合在一起，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借助意象的模糊性和朦胧性，既加强抒情状物的感染力，又增强诗歌意境的朦胧美。诗中“白露为霜”给我们传达出节气已是深秋，而天刚破晓，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抒情主人公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日夜思慕的人，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芦苇，冷寂与落寞，所苦苦追寻的人在哪里呢？于是出现了想像与幻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抒情主人公的第一次幻觉，明明看见对岸有个人影，却怎么走也走不到她的身旁。“宛在水中央”是第二次幻觉，忽然觉得“伊人”又出现在前面流水环绕的小岛上，可是怎么游也游不到其身旁。那个身影，一会儿“在水一方”，一会儿“在水中央”；一会儿在岸边，

一会儿在高地。真是如同在幻景中，在梦境中，但主人公却坚信这是真实的，而不顾一切苦苦追寻。这正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一个苦苦追寻者的心态，写出了其对“伊人”的强烈情感。诗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秋日苍苍的蒹葭、草木上的白露、弯弯曲曲的河流等等，而伊人的一切则是模糊的、朦胧的、不具体的虚写。正是这种虚实相间的手法，创造出一种若即若离、朦胧凄迷的艺术境界，而且也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抒情主人公因追慕不得而表现出的惆怅失落的情绪。这种意象的模糊和迷茫，使得全诗具有一种朦胧的美感，生发出韵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所以，也有人称《蒹葭》为朦胧诗的鼻祖。

2. 本诗采用重章复沓的结构形式，以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化来逐步加深情感的发展，具有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蒹葭》全诗三章，每章只改动几个韵脚：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韵部，次章“凄、晞、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涘、右、沚”属之韵部。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和谐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体现了诗歌咏唱的音乐特点，增强了韵律的悠扬和谐美，使表达的情感愈来愈强烈。正如方玉润《诗经原始》所言：“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时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从“白露为霜”到“白露未晞”，再到“白露未已”，这是时间的推移，象征着抒情主人公凝望追寻时间之长；从“在水一方”到“在水之湄”，再到“在水之涘”，从“宛在水中央”到“宛在水中坻”，再到“宛在水中沚”，这是地点的转换，象征着伊人的缥缈难寻；从“道阻且长”到“道阻且跻”，再到“道阻且右”，则是反复渲染追寻过程的艰难，以突现抒情主人公执著不已的精神。重章叠句，层层推进，这是《诗经》中民歌常用的表现方法。

【问题讨论】

1. 谈谈你对本诗中“伊人”意象的理解。
2. 谈谈本诗意境设置的特点。
3. 分析本诗重章叠句的结构特点和作用。

【相关链接】

一、附录解读

1. 《诗序》

这段文字是对《蒹葭》主旨的说明，认为此诗是讥刺秦襄公没有用周朝的礼乐制度来治理其国家，将不能使他的国家安定。这是一种比较牵强附会的说法。朱熹也斥之为穿凿。

2. 朱熹《诗集传》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描写秋水盛大的时候，被称作“伊人”的那个人，还在秋水的那一方，到处寻求之，都没有寻求得到。然而却不知道这位“伊人”到底指谁。《蒹葭》的意境比较朦胧空灵，没有具体的人物、事件、地点，着意渲染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心境。朱熹也认为这首诗中的“伊人”指什么不明确，整首诗歌的意义也难于指实。

3.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

《蒹葭》每章均以秋水岸边凄清的秋景起兴，既明写了主人公此时所见的客观景色，又暗寓了其此时的心情和感受，这与诗歌主人公困于愁思苦想之中的凄婉心境是相一致的。换过来说，诗歌主人公凄婉的心境，也正是借这样一幅秋凉之景得到渲染烘托，得到形象具体的表现。所以我们说这首诗把暮秋特有的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思绪交铸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

造出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意境。王夫之这段关于“情”“景”之论述正是这种表现手法的阐释。

4. 关于《诗序》

汉代儒家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立于学官，毛诗为古文经学派，流传于民间。汉末郑玄为毛诗作笺后，毛诗流行而其余三家诗相继消亡。

毛诗在每首诗前均有序文一篇，称为《毛诗序》，又简称《诗序》。现存《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列在各诗之前，说明写作背景或解释诗歌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大段文字概论全经的为“大序”。

《毛诗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首先，它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同时，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认为“情”和“志”是可以统一的。其次，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歌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诗经》中诗歌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也揭示了文学的发展演变与社会政治的兴衰变化紧密相连这一规律。再次，序文中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表

现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创作论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一组范畴，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总之，《诗序》对《诗经》的研究涉及到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总结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一些重要的诗歌创作及发展规律，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5. 关于《诗集传》

《诗集传》是一部有影响的《诗经》旧注，这不仅由于它的作者朱熹是宋代有名的大儒，理学的集大成者，更由于它能打破前人成说，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对《诗经》学的束缚，从诗歌本身中探求诗歌本意，而且注释通俗简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俗简明的《诗经》读本。

朱熹注《诗经》，表现了一个文献学家所特有的谨严的学风，他对文字的注释，多取自毛传郑笺，也吸收了当代学者的见解。

二、参考文献

1. 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 赵浩如：《诗经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陈子展：《国风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解析

【创作背景】

《战国策》既称战国“杂史”，又号“纵横家言”，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一个新的高峰。《战国策》在未经编校成书之前，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西汉成帝时，刘向受诏领校秘书，将所见各本加以整理，汇编、分列三十三篇，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定其名为《战国策》，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

《战国策》思想倾向的新特点，反映在政治观点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策士的谋略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表现出策略至上的政治思想特征。以这一思想为主导，《战国策》贬低战争的作用，突出地宣扬外交的重要性，因而，特别讲究游说艺术，似乎计谋策略的得逞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主要反映了鲜明的纵横家思想倾向，这与思想上属于儒家的《国语》和《左传》大相径庭。

《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但从史学的角度看来，此书杂采不少纵横说士简练揣摩、引锥刺股之类的夸辞、拟作，真伪参半，年月难辨，不可尽信，这就大大降低了它的史学价值。比较而言，它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则更突出。

【作品赏析】

一、思想内容

本文选自《战国策·齐策》，讲述了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手下一个普通但又很特别的门客冯谖的故事。文章通过士人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使孟尝君相位稳固的事迹，颂扬了“士”的智谋及其在战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颂扬了冯谖争取民心的政治卓见。

二、结构层次

本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冯谖初为门客时，三次弹铗而歌，藏才不露，巧于试探。开篇出场的冯谖极其平常，通过孟尝君与使者的一问一答，交代了冯谖似乎是个很平庸的人，无好无能，但他还是被好士的孟尝君接受，只不过以下等门客对待。冯谖其实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为了吸引孟尝君的注意，他先后三次弹铗而歌，获得了上等门客的待遇。但是作为人才众多的孟府，冯谖实在太平常了，他依旧未能得到重视。

第二部分写冯谖收债于薛、千金市义。通过自荐、矫命和市义三个情节描写，写出冯谖的识见高人一筹。这一部分中，冯谖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他抓住机遇，矫命焚券，为孟尝君以后的政治地位铺好第一块基石，但这次的冒险活动却引起了孟尝君对他的不满。所幸的是，随着孟尝君被罢免，回薛地时受到百姓们非同寻常的欢迎，他终于明白了身边这位表面平庸的门客其实是个很有计谋的聪明人，于是大胆地把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交给了冯谖。

第三部分写冯谖在经营三窟中，为孟尝君复凿二窟，引出复

谋相位和请立宗庙两件事，帮助孟尝君巩固了他在齐国的地位，又进一步展示了冯谖过人的才能和智谋。冯谖在这里又有精彩的表演：他通过游说，巧借梁惠王之手，重金聘请孟尝君到魏国为相，迫使齐湣王重新请孟尝君回到齐国为相，并巩固了孟尝君在齐国的政治地位。于是，通过孟尝君政治上的起落变化，一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冯谖便跃然纸上。

第四部分总结冯谖对孟尝君的贡献，最后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三、写作特点

1. 人物形象刻画鲜明生动

《战国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刻画了姿态各异的人物群像，而本文正体现了这一特点，文中刻画冯谖形象，首先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第一部分写“无好”“无能”的自荐是一抑，成为门客之后，写三次弹铗而歌的非分要求和左右对他的“笑之”和“恶之”是再抑。第二部分先写他千金市义的归来，孟尝君一句“先生休矣”是三抑。贬抑之极，似乎是毫无可用之人了，接着却以市义远见的实现，经营三窟成功，连续展示冯谖过人的智识和才能，使其恃才傲物、智谋不凡的策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以一句归结，对冯谖的形象特点进行强调。其次是对比映衬与烘托手法的应用。文中在展示冯谖性格发展过程中，又以门客对他的评价和孟尝君对他的先后不同的态度，处处对比映衬，以左右的势利和孟尝君的短视，烘托出他的远见卓识和高人一筹，收到了一箭双雕的表达效果。

冯谖性格特征：

表面平庸——→三次弹铗而歌

